

高眉低看

安徽人的脸是圆的

汪惠民

我没有资格为这样一本书写引言。这是陈鹏先生对我的鼓励,当然,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故乡致敬。

在北京,我有幸听过陈鹏先生哼唱黄梅调。不夸张地说,这是我现场听过的最醇厚的黄梅调。他哼唱的只是一小段,但就是这一小段,把我们这几个现场的安徽人仿佛带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,方言土语的故乡,色调明朗的故乡,当年村姑们鸟语花香的故乡。我们陷进了他的黄梅调里,难以自拔,以至于忘了及时鼓掌。陈鹏先生爱故乡潜山爱安徽的程度,颇令人感动。在他的身上,爱故乡,不仅仅是心中涌动的那一股热忱——他对故乡的爱,不是一般的深,不是一般的广,他有能力将众人对故乡的爱编织起来,构成一股更为浑厚的情感,巍巍如皖山,悠悠如皖水。

我自己的故乡在潜山。关于我的故乡,我们的故乡,还有一个更大的概念,安徽。必须坦白,关于潜山关于安徽的文化地理与历史,我没有半点研究。我的一点对安徽的判

断更类似“民科”的水平。比如,就南北方位而言,安徽除了皖南,其实大部分可谓居中的,所以我会给予安徽人中正平和的判断。又比如,就东西方位而言,安徽是中部最为偏东的,又得长江淮河新安江诸水系交通佐力,虽身不傍海却心能通海,所以我又会给安徽人一个心明眼亮绝不拘缚于蒙昧的判断。所幸的是,中国的古典哲学史、生活史、商业史、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及文化史、当代的改革开放及建设史,都在验证着我的判断。

这是一本关于故乡关于安徽的书。也是一本关于不同个体远游及原乡的书。

人都是有远游冲动的。古代如此,近现代如此,当代亦如此。我想起自己离开潜山的时候了。三十六年前,我要到天津去念书。先坐长途汽车去合肥,汽车在桐城某个地方被一个乡镇市场主义风格的妇女拦住,司机说,都下车吃饭吧。当然是很简陋的路边小餐馆,却拥有一个气量很大的名字,皖西大酒店。对我来说,此后,一些超出潜山经验的生活场景便不断向我敞开。合肥,那时的合肥,用今天的眼光看,不是一个多大的城市,但就是在那时的合肥,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异质感,我听见了火车猛兽般的嘶鸣。类似的经历与感受,很多人都有。火车开到沧州,我看见了窗外的北方,植被荒枯,村落稀有——这与我度过童年及青春的故乡是多么的不同,在沧州,我第一次觉得,我真的离开故乡了,离开了那个品类繁盛村镇熙攘的故乡了,离开那个苔藓霉菌在白墙上肆意攀爬的故乡了,离开了那个在湿漉漉的地理中生活毛茸茸的故乡了。

然而,终究是芥子乾坤,终究是蜉蝣身世。远游的人,会在恰当的时候,看见一朵特别的浮云,看见一枚特别的落日,看见动荡不安的自己。在这个恰当并且特别的时刻,远游的人,远游的我们,会求助于记忆,记忆里一个又一个的场景都与故乡有关。也许,我们不必刻意分别哪些是伦理性集体记忆,哪些又是带着存在主义倾向的个体精神原乡,我在意的是,它们都指向安徽,指向那个给我们带来心安、给我们保留美好愿景的渊薮。

我的姐姐是在北师大读的本科,然后,又回到安徽上科大读的研究生。她1985年去北京,1986年春节她回老家过年,我和弟弟想听她说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姐姐说,一到外地,才知道,安徽人都长得一样,圆脸。我和弟弟说,人的脸不都是圆的么?姐姐说,安徽人的脸尤其圆。想起当年姐弟对话的场景,我真是想笑。圆脸不圆脸,实在是不要紧的事,要紧的是,我们需要不断看见自己——而现在在这本书,也有着这样一层意思。

一点表里

我留徽州看烟雨

王后远

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。在古徽州大地上,时常见到汤显祖这句诗,写出了徽州的独有气韵,道尽了徽州山水的烟雨朦胧,点出了徽州山色的水墨丹青以及徽州人文的浓郁深厚。唯有到徽州,烟雨多到让人随处可遇,人们不知不觉沉浸在徽州水墨画卷中……先是遇见的欣喜,再是融入其间的平静,最后成为内心的闲适自在。来到徽州的人,纵是风尘仆仆,当看到徽州烟雨,在青山绿水中徜徉,自小桥流水到古巷,就会有一种内心与山色相融的意韵。

当我2007年第一次来到徽州时,那溪水在烟雨中漫漫,流过我的心灵。我的家乡霍邱,位于江淮平原的丘陵地带,山水于我而言那是自小向往的。霍邱的水纵横交错,是一条条沟渠,是雨季积攒的池水。而徽州的水是自山中来的溪水,是徽州烟雨的显化;在家乡的沟渠里,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日复一日灌溉农作物,勾画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景况;而在徽州,溪流流经涧、梯田,勾画的是一幅幅水墨画卷;这里也有农民,但“八山半水一分田”,他们是诗人勾勒美景里的应景人,描摹的是水墨画卷里的农耕生活和山里人家。

我初来徽州,家里人都说这里是山旮旯,劝我离开。其实,徽州还真不是山旮旯,这里古有新安江航运,有往来贸易的徽杭古道等,今有高铁、机场、高速公路,出行都很方便。徽州的老一辈更有感慨,他们看了又看家门口的马路和石桥。逢山铺路,遇水修桥,多好啊。一个个乡村被连接起来,一个个古老的景点被串联起来,这些不断连接的道路连通了年轻人的梦想和与外界沟通的桥梁,出去啊,出去看看啊!可偏偏这又是徽州,意义远不止这些,它又是逆向的连通,来啊,进来看看啊!路修好了,游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,来到徽州文化扎根最深、村史最古老的乡野,在这里,感受着烟雨的静默,有一首首诗一个个梦在发酵。

2009年那年,我刚来徽州不久,很多地方还不熟悉,一次开车转悠,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,随着山势连绵起伏,烟雨山色也愈加朦胧,海拔越来越高,山路上没有一个人。山路两边烟雨蒙蒙,仿佛梦境,美不胜收,我反而不再担心车子不能调头,开足马力一直往前走,翻过一座大山开到一处山顶,突然一片开阔视野,行到尽处是村落。一个仿佛回到古代村子突然来到面前:一排排土楼映入眼帘,村中荒芜少人行,是那历经沧桑的土楼群,在烟雨下的徽州静默,在连绵山色的徽州耐心等待,孤独但不落寞。后来才知,这里是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歙县阳产。十几年过去了,那条弯曲的山路拓宽了,阳产古村落被打造成著名景点。若不是她美,怎会游人如织?

如今,我专门在徽州的一条小溪畔买了房子,称作溪畔居,想躺在自家床上,听窗外春天的溪水声。在徽州,意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心境,在徽州烟雨中,听着溪水淙淙,望着山色下的草木深深,想着徽州的山水文化与发展变迁。这就是徽州的山水啊,也是我的痴绝之梦啊。我从景中人逐渐走向了写诗的人。这徽州烟雨,从彼时到此在,一直流淌在我心里。

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